

談漢語介音與「重紐」之相關問題

戴 俊 芬

〇、前 言

「重紐」問題是目前音韻學史上，一個懸而未決之課題，「重紐」三四等之差異為何？元音說、介音說、聲母說等持論，均有其理論依據。個人（1997）曾將「重紐」現象推至上古時期加以觀察，發現從歷時的角度而言，三說均得其實。本文的目的在承接上文，由三等韻、四等韻之介音問題出發，來進一步說明中古時期之「重紐」之音韻特徵，並以支紙真韻「重紐」為例，試做音值之擬測。

一、漢語的介音

介音指的是漢語音節結構中，處於輔音與主要元音之間的語音成份。傳統音韻學分析漢語音韻結構，如下表所示：

反切上字	反切下字			
聲母	韻 母			調
聲母	韻頭 (介音)	韻腹 (主要元音)	韻尾	聲調

介音即「韻頭」，屬於韻母的一部份。就文學創作而言，只要主要元音與韻尾相同即可成押韻之單位；若就韻書而言，介音之有無，往往也成為分韻之標準。而現今學者認為聲母其實也應該有介音的成份，如何大安（1991：108）進一步將漢語音節結構列為：

(C Ǟ M)(M) V (E) (1)

其中 M 代表介音。中古時期漢語的介音與主要元音的結合，或是帶介音的韻母與聲母的結合，

是有一定規律的。而介音也帶動了聲母、韻母或是整個音節結構的發展，形成語音分歧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。介音大致上可以分爲兩種：「i」、「u」，(2) 根據這兩種介音，傳統音韻學上的韻母系統中「開合」、「洪細」的格局，也因此而決定。

自《切韻》以後，分析韻類有了「等」的概念，從敦煌守溫韻學殘卷中所附「四等輕重例」，即知分韻排列在於等的不同。清人陳澧（1810-1882）曾說「等之云者當主乎韻，不當主乎聲」，(3) 這也就是韻圖中分等之依據。又江永（1681-1762）曰：「音韻有四等。一等洪大，二等次大，三四皆細，而四尤細」。(4) 更具體地從口腔開口度的大小來說明「等」的差別。等是由口腔的關閉與舌位的高低前後所決定，一二等的音洪其共鳴腔大，三四等的音細其共鳴腔小；再進一步以發音部位、舌位高低而言，在同一韻攝中，雖同屬洪音，一等韻的主要元音比二等韻的主要元音要低、後；同理，三等韻的主要元音亦比四等韻要低、後。

然而，在韻圖中，同一韻圖中既分四等，四等必然有別，所別應在韻頭，亦即介音。後來的學者根據江永的話，將一二等歸爲一類，三四等歸爲一類，而這兩類的區別就在於〔i〕介音的有無。如高本漢就認爲一二等無〔i〕介音，三四等有〔i〕介音，並將較爲複雜，又常出現顎化情形的三等韻，擬其介音爲弱輔音性質的〔j〕，(5) 四等韻較不起變化，故擬爲元音性的〔i〕。大部分的學者均採用其說，或做進一步地修改，如李方桂尚增加了二等韻的「r」介音。

二、漢語介音問題

介音的發展始於何時？個人認爲三等韻〔i〕介音的出現，應該是在中古時期，如李新魁（1993c：179）曾說：

就介音的發展來說，中古以前，漢語是沒有介音的，隋唐時代，漢語的音節中逐漸產生了介音（三等韻中的〔i〕介音是由上古時期的“軟音聲母”的舌面化成分促成的；……）

又如嚴學窘（1963：67）亦言：

從陰陽入相承的諧聲字裏，我們看不出有-i-介音的跡象，可見上古韻母沒有-i-介音，這現象不僅與民族語情況相似，且在今廣州話中亦未出現-i-介音，-i-介音的產生主要是由於三等韻聲韻發音部位後移，容易產生顎化現象，於是在聲母和韻母之間可能出現兩棲性的*-j-，往後才演變爲元音性的-i-介音，這就是中古切韻時代-i-介音產生的來源。……四等韻在上古也是沒有-i-介音的，從聲母的配合情況看，就是到切韻時代也還沒有-i-介音，如果以後產生-i-介音的話，這-i-介音有些可能由複聲母的第二部分-l-演化而來，……。

介音產生的原因很多，可能是發音部位產生變化時顎化而成，也可能是因為單元音複合化所產生。(6) 個人曾於拙作(1997)結論中，提及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，應該沒有今日所構擬的如此簡單，因為就漢字單音節、孤立性的特色而言，在上古若無特別豐富的語法結構與音位結構配合，則無法充分表達生活中的概念；到了後來詞彙傾向雙音節化，以及虛詞的大量產生，所以音位數量也就遞減了，(7) 這點從甲骨文到後來的文獻，都可以看出其變化。所以當單音節邁向雙音節時，單元音容易成為複元音，當然短元音長化也是因素之一，或者也可能是輔音弱化的結果，就像現在國語的*i*、*u*韻尾，是由塞音韻尾變來一樣，這也是弱化作用。(8) 在這過程中，介音的產生，也就在於元音舌位的變動，影響聲母的情形所造成。(9) 尤其是聲律極盛，講究聲韻之美的中古時期，更是提供了發源之背景。所以嚴氏認為三等韻之〔*i*〕介音在《切韻》時代產生，李氏則認為至隋唐時期有之，關於〔*i*〕介音產生的時代，涉及上古音系之構擬，值得再做進一步的研究與討論。

此外，中古四等韻（本文指純四等韻，即齊、蕭、先、青、添諸韻）的介音為何？學者們的看法不甚相同。大致可以歸納為兩派意見：(10) 一派以高本漢為代表，主張《切韻》四等韻有〔*i*〕介音。高氏以高麗譯音與現代漢語方音為證，認為四等韻有強元音性質之〔*i*〕介音，後來學者多循其說。另一派以李榮為代表，主張四等韻無〔*i*〕介音。這派學者是從《切韻》反切上字來觀察，發現有一、二、四等同組，三等另成一組的現象，所以認為若是三四等均有〔*i*〕介音，則四等應與三等同組，而不應與一、二等同組，故主張四等韻應無〔*i*〕介音。

遵從高本漢的學者，雖從歷史的音變來看，認為四等韻若無〔*i*〕介音，則難以解釋何以到現代漢語方言時，大部分四等韻均帶有〔*i*〕介音的情形；甚至也難以解釋江永所言「三四皆細」的說法，但是他們同時也無法解釋，以開口度小的輔音性介音〔*j*〕，和開口度較大的元音性介音〔*i*〕，來做三四等的區別時，同樣也與江永所言「三四皆細，而四尤細」的發音解釋互相矛盾，所以他們便從元音的高低調整來做解釋。(11) 如此看來，似乎另一派的學者較為可信，他們不僅從《切韻》切語上字來觀察，也從現代方言，如閩語中找到大量的證據，來證明四等韻並無〔*i*〕介音。（李榮 1973；陸志韋 1947；李如龍 1984；張賢豹 1985）

其次，從黃季剛先生古今音變之說來看，或許對於四等韻介音之釐清有所幫助。黃氏（1969：141）《聲韻通例》說：

凡變韻之洪，與本韻之洪微異；變韻之細，亦與本韻之細微異。分等者，大概以本韻之洪為一等，變韻之洪為二等，本韻之細為三等，變韻之細為四等。

黃先生定古本韻為三十二韻，而這三十二韻見於等韻者，非一則四。(12) 我們可以說四等韻與一等韻的關係密切，在上古時期有相同的成份及來源，應該也沒有介音的成份。至於洪、細之說，個人認為「洪」、「細」應該是一相對性的音韻名稱，非專指〔*i*〕介音之有無，就如

同開合、清濁、輕重等名稱一樣。「洪」基本上指的是舌位較後，口腔共鳴度較大；「細」則指舌位較前，口腔共鳴度較小。舉外轉 23 開為例，一等的「寒」韻〔an〕與四等的「先」韻〔en〕，發音部位一前一後；若從上古音而言，寒屬古韻元部〔an〕，先屬古韻真部〔en〕，(13) 發音部位一低一高，完全符合江永說所言。

另外，就音韻系統而言，若以蟹攝「齊韻」擬爲〔iei〕爲例，這種音素結合是比較少見的。以〔i〕的區別性特徵來看：

$$\left[\begin{array}{l} + \text{元音性 (vocalic)} \\ + \text{高 音 (high)} \\ + \text{顎 音 (palatal)} \end{array} \right] = \{i\}$$

〔i〕介音兼具元音性、高音、顎音三種區別性特徵明顯可見。在生成語音理論中的「剩餘規則」(redundancy rule) 來說，假如主要元音的前後都配上〔i〕，這兩個〔i〕應該會產生異化作用，這種異化現象可以寫成下列的式子：

$$[G] \rightarrow [+pal.] / [-pal.] V +$$

第一項指要變的音段（這裡是「G」），(14) 箭頭代表變化，箭頭後第二項指要變出來的區別性特徵（這裡是〔+pal.〕），斜線後第三項指變化的條件（這裡是〔-pal.〕V+）。「如果元音前面是一個顎音（+palatal），那麼後面的過渡音必然是非顎音（-palatal）」，(15) 反之亦然，如果元音後面是一個顎音，則前面的過渡音必然是非顎音。也許前〔i〕會受前面的輔音影響而有所變化，就齊韻音值而言，亦難解釋從〔iei〕→〔i〕（現代漢語方言）之間的演變。

介音的產生，影響漢語音韻結構的發展甚爲重要，因爲介音位於聲與韻之間，既影響聲、也影響韻，它的地位顯得格外重要，是以講中古音系，凡是論及等第、開合口等問題，無不涉及介音的討論。上文之不殫其煩地探析四等韻之介音問題，乃是因爲它關係著整個中古音韻系統之擬測，也牽動整個音韻系統之和諧與規律。四等韻若從高本漢所說，有〔i〕介音的話，則如中古支韻「重紐」三等與「重紐」四等，應分別擬爲〔jie〕與〔ie〕。(16) 試想，如此繁複之介音，再配合 206 韻之韻母系統，整個中古音系豈不是更加的複雜？對於上古至中古，以迄近代的語音現象，亦將難以說明其演化過程。

三、「重紐」三四等之問題

「重紐」是中古韻書、韻圖中的特別現象，至今仍無法釐清。「重紐」一般出現於中古的三等韻中，特別在支、脂、真（諄）、祭、仙、宵、侵、鹽，及其相承之諸韻裏。陳澧《切韻

考》中曾說：

《廣韻》同音之字不分兩切語，此必陸氏舊例也。其兩切語下字同類者，則上字必不同類，……上字同類者，下字必不同類。

這個條例，卻因出現「重紐」問題而遭受考驗。中古韻書將「重紐」三等與「重紐」四等字分開，不歸於同一小韻，而以兩套反切區別之；韻圖亦然，一列三等，一列四等，分居不紊，是以學者認為能夠明顯分為兩類者，必然代表某種語音意義。然而這兩類之間的分別究竟為何？到現在仍是爭論不休、迄無定解。在拙作（1997）中，個人延續先師孔仲溫先生（1997）的研究，亦認為「重紐」問題應置於不同的時空來觀察，就如同介音起源問題，也有其歷史的階段發展。「重紐」的研究從以往之「共時」研究，舉中古韻書、韻圖、域外對音、漢語方言等來佐證，到今日改以「歷時」的觀點來切入，「重紐」之起源，漸漸可得明朗。從先秦至隋唐時期的韻文來觀察分析，「重紐」兩類合流的路線十分清楚；上古時期的「重紐」，（17）界限是涇渭分明的；反至中古時期，其界限越趨模糊。

對於學者所討論的「重紐」兩類之不同，主要有元音說、介音說、聲母說等，各家所見，個人（1997：155-159）已有所評論，在此欲做進一步的說明。「重紐」問題應置於時代不同的層次來看，首先應先了解韻書的來源，誠如陸法言《切韻序》所言「因論南北是非，古今通塞」，並在從分不從合的原則下，為當時受方音所擾的士子，編撰一部可施用全國，引為準則之韻書。所以《切韻》分韻之細，實有古今方國之背景，能否見用於當世，恐怕值得斟酌。是以到了唐初有許敬宗等人，「以其韻窄湊合而用之」，（18）以求韻書符合當時用韻之實際狀況。「重紐」三四等的區別，就我們的觀察來看，亦與韻書存古性質大為有關。先前學者的研究，已透露出「重紐」來源不同的區別，如章太炎《國故論衡·音理論》云：

嬌、虧、奇、皮古在歌；規、闕、岐、陴古在支，魏晉諸儒所作反語宜有不同，及唐韻悉隸支部，反語尚猶因其遺跡，斯其證驗最著者也。

「重紐」兩類各有明顯之古韻來源，是主張「元音說」的學者所持之理由。而這區別正是「重紐」的原型差異，後來誠如陳第《毛詩古音考》所言：「時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字有更革，音有轉移，亦勢所必至」，兩類元音音值漸趨混同，至韻書、韻圖時代，所表現在外之差別，只餘陳跡，而無實際區別意義。

既然如此，那上古「重紐」的音韻特徵與分別，究竟為何？個人認為「重紐」兩類雖以等而分置，然而「等」的觀念，是中古才出現的，是談演變的條件與出現的範圍時，才需要考慮的因素，上古「重紐」實不應以後代的等第觀念去囿制，引以為標準，如此方能得「重紐」之原貌，否則亦將陷入「乞貸論證」，有失偏頗。

再者，中古「重紐」諸韻的初始面貌與演進路程，可能均不甚相同，這是我們研究「重

紐」時所應有的觀念。舉侵、鹽等韻為例，其「重紐」只存於喉音字，並無唇音字，且字數甚少，這現象與支脂仙等諸韻裏，唇牙喉音下「重紐」兩類兼具的情形比較起來，反而「更像是某些音韻的殘存結構」。(19) 關於「重紐」兩類之觀察，個人曾以韻書、韻圖為材料，做過一番討論。然而，若欲求「重紐」之原型，韻書、韻圖終不若「重紐字」本身之諧聲，來得直接而有力。所以本文先以章氏所言之支紙寘韻之「重紐」為例，取較早之「重紐字」，(20) 在《說文》裏之諧聲偏旁來觀察，來看看上古「重紐」兩類之音韻關係與演變過程。(請參見本文附表)

從本文之附表中，再就諧聲偏旁之古韻分部而言，可進一步列如下表：

重紐韻	重紐三等字	重紐四等字
支	歌 〔ai〕	支、脂、微 〔ɐ〕〔ɛi〕〔ɔi〕
紙	歌 〔ai〕	支、脂 〔ɐ〕、〔ɛi〕
寘	歌、微 〔ai〕、〔ɔi〕	支、錫 〔ɐ〕、〔ɛk〕

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言，「重紐」兩類之古韻分部涇渭分明，如古韻歌部只出現於「重紐」三等字，古韻支、脂、錫部只出現於「重紐」四等字，能明顯區隔，必有其意義。古韻歌部〔ai〕與古韻支部〔ɐ〕，發音部位一前一後，有所距離。複元音〔ai〕中後面的介音有拉長元音的效果，元音舌位一旦產生變動，即形成發音的阻力，比起單元音來顯得較不穩定，也容易影響前面的輔音，形成顎化作用。尤其當聲母與韻母間產生〔i〕或〔j〕介音時，更促使〔a〕元音向後並高化（受前後〔i〕影響），向支韻〔ɐ〕靠近，形成合流。在中古至上古之韻文中，均可觀察到這類情況。

另外，從諧聲偏旁的聲紐來看，還可以發現「重紐」三等字的聲旁聲紐多為唇、牙、喉、舌音，而「重紐」四等字的聲旁聲紐多為齒音等，這個結果跟我們整理韻書反切下字的結果不謀而合，（戴俊芬 1997：132）證明「重紐」三等與唇、牙、舌、喻三等關係密切，「重紐」四等則與齒音字等關係密切。

我們曾經整理韻書「重紐」之反切上字，發現「重紐」三等與「重紐」四等的反切上字不互作切語，兩者同樣以普通三等韻為其上字，證明「重紐」三等與「重紐」四等與普通三等韻之關係，一樣密切。從諧聲偏旁、韻書、韻文中的觀察，另外還可以發現到，即是「重紐」四等字與四等韻的關係，比「重紐」三等字與四等韻的關係來得密切。(21) 三等與四等的合流，不光是表現在「重紐」兩類之間，其實是整個時代皆然。陸法言云：「支脂魚虞，共

爲一韻；先仙尤侯，俱論是切」，部分地方方音已經無法區分三四等（如先仙韻），迄至唐初，合流情形亦然，「先仙刪山之類，分爲別韻，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。」是以許敬宗才湊合而用之。

從上文之討論，兼配合「重紐字」之諧聲偏旁表，以下試著來擬測支韻「重紐」之音值與相關四等韻之音值。（*表示古韻分部；⇔表示相通情形較密切）

等第	非重紐韻（四等韻）		重紐韻	
三等			支重三〔jei〕 （*歌〔ai〕）	脂重三〔je〕
四等	昔〔ɛk〕 （*錫〔ɐk〕）	齊〔ɛi〕 （*脂〔ɐi〕）	⇔ 支重四〔ei〕 （*支〔ɐ〕）	脂重四〔e〕

上表之擬音是以陳新雄先生（1994a，1994b）之擬測爲本，並稍加更動。個人從高本漢、董同龢、王力、李榮等學者，將支韻主要元音擬爲〔ei〕，因「支脂魚虞，共爲一韻」，故將脂韻擬爲〔e〕。「重紐」三等與「重紐」四等雖屬同音之字，此「同音」應屬主要元音與韻尾相同，介音仍有所不同，而此介音的差別極微，故在中古實際語音中，二者幾近混同；但在韻書、韻圖中，兩者又因介音之別，故分置不同等第。至於四等韻之擬音，「重紐」四等與四等韻往來較繁，所以將齊韻擬爲〔ɛi〕，而不擬爲〔ei〕，如此又可與「重紐」三等明顯分別。

四、結 語

總之，「重紐」之本質原是元音不同的區別，後來因爲語音漸趨演變，誠如《顏氏家訓·音辭篇》言：「岐山當音爲奇，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，江陵陷沒，此音披於關中」。「重紐」三等與「重紐」四等在某些方言裏猶有區別，在某些地方則已經混同。由個人（1997）的觀察，《切韻》時期，兩者合流的程度大概在 70%~90%左右，所以韻書、韻圖之所以仍能明分兩類者，以其從分不從合的原則，必賴這 30%~10%之區別。這區別與元音合流趨同，舌位發生變動，影響輔音，帶出介音的發展有極大的關係，這也就是韻圖中「重紐」分置三四等的原因。

附表：《說文》所載「重紐字」之諧聲偏旁

說明：1·各諧聲偏旁列其等第與開合（係據《韻鏡》實際排列之等位與開合），與出現於三、四等之「重紐字」之次數。凡諧聲偏旁右邊標示 * 者，表示該諧聲偏旁同時為本文所列之「重紐字」。

2·採用之古韻分部，乃從陳新雄先生之古韻三十二部。

1·支韻

古韻	諧聲偏旁	三等重紐字		四等重紐字	
歌部	皮*（並·支開三）	陂訛皮疲	4		
	麻（明·麻開二）	糜縻縻縻	4		
	義（疑·寘開三）	犧義犴	3		
	爲*（喻三·支合三）	媯媯	2		
	奇*（群·支開三）	奇騎	2		
	罷*（幫·紙開三）	罷	1		
	虧*（溪·支合三）	虧	1		
	它（透·歌開一）			訛	1
支部	卑*（幫·支開四）	碑郚	2	卑裨筴裨鞞鉶陣脾埤	10
	支（照·支開三）	魑	1	岐郊駢趑趒	5
	氏（禪·紙開三）			祗祗祗	3
	規*（見·支合四）			規齧闕	3
	觶（匣·齊合四）			觶	1
脂部	爾（日·紙開三）			櫛	1
微部	佳（照·脂合三）			睢	1

2·紙韻

古韻	諧聲偏旁	三等重紐字		四等重紐字	
	皮*（並·支開三）	彼被	2		

歌 部	罷*（幫・紙開三）	罷	1		
	麻（明・麻開二）	靡	1		
	危（疑・支合三）	跪	1		
支 部	卑*（幫・支開四）			俾𢀓𢀓𢀓𢀓𢀓𢀓𢀓	7
	弭*（明・紙開四）			弭𢀓	2
	𡗗*（明・紙開四）			𡗗	1
	支（照・支開三）			頰	1
脂 部	爾（日・紙開三）			𣎵	1
	米（明・齊開四）			𣎵	1
	匕*（幫・旨開四）			𣎵	1

3・真韻

古韻	諧聲偏旁	三等重紐字		四等重紐字	
歌 部	皮*（並・支開三）	𣎵𣎵𣎵𣎵𣎵	5		
	奇*（群・支開三）	寄倚	2		
	罷*（幫・紙開三）	𣎵	1		
微 部	委（影・紙合三）	𣎵𣎵	2		
	卉（曉・未合三）	賁	1		
支 部	支（照・支開三）			𣎵	1
	圭（見・齊合四）			𣎵	1
錫 部	辟（幫・昔開四）			𣎵𣎵𣎵	3
	益（影・昔開四）			𣎵	1

注

- 上列符號，C 代表輔音（Consonant）、M 代表介音（Medial）、V 代表元音（Vowel）、E 代表韻尾（Ending）。其中「𣎵」這個符號，代表是 C、M 或許同時出現，或許不會；但至少有一個必須出現。
- 另有弱輔音性「j」介音，可歸入「i」介音；尚有「y」介音，可視為「i」、「u」介音之結合。

- (3) 陳澧《切韻考外編》卷三。
- (4) 江永《四聲切韻表·凡例》，第二頁。
- (5) 或有學者擬作「i」介音，如周法高、陳新雄先生。
- (6) 主張中古三等〔i〕介音爲後起者，尙有Pulleyblank、鄭張尙芳、俞敏、潘悟云等人。
至於討論其來源，潘悟云（1998）〈三等腭介音的來源〉一文，所論詳細，可參見之。
- (7) 複輔音之消失，亦可爲證。當然，上古音位結構的複雜化，我們從藏緬語的系統亦可窺得一二。參見瞿霏堂（1982）、孫宏開（1982）。
- (8) 例如「百」，北京爲〔pai〕，梅縣、廣州爲〔pak〕，廈門爲〔文 pɪk/白 paʔ〕，pak→pai，由完全成阻的塞音 k，弱化爲響度非常低的非接觸成阻的 i。參見何大安（1991：89）
- (9) 也有學者認爲三等韻之介音來自於上古之短元音，如鄭張尙芳（1987）。
- (10) 也有第三種意見者，如鄭張尙芳（1996）認爲三四等介音均爲元音性質，只是三等之〔i〕，從短元音前的過渡音轉化而來，故弱而偏央；四等〔i〕是從前長元音 i、e 分裂而來，故強而偏前，但這種區別到後來逐漸混同了。
- (11) 對於四等韻的韻母擬測，如高本漢、李方桂擬爲〔ie〕，董同龢擬爲〔ie〕。
- (12) 黃氏「以聲證韻，以韻證聲」，所以就聲母而言，亦可推得古聲十九紐。
- (13) 本文之古韻擬音，乃根據陳新雄先生（1999）之擬測。
- (14) G 指過渡音（glide）。普通話最複雜的韻母是由前後兩個過渡音和中間一個元音構成的，形成 G₁VG₂ 音叢，如〔iau〕（要、跳、票…）、〔uai〕（歪、乖、摔…），參見王士元（1988：93）。
- (15) 同上註引書（1988：94）。
- (16) 中古韻部之擬音，依陳新雄先生（1994b）所訂。
- (17) 本文凡指上古時期之「重紐」者，皆指其現象而言。
- (18) 唐《封演聞見記》卷 2 載：「隋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，撰爲《切韻》，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，以爲文楷式，而先仙刪山之類，分爲別韻，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。國初許敬宗等詳議，以其韻窄湊合而用之。」
- (19) 誠如李新魁（1991：98）所說：「重紐在各韻各紐中的出現，並沒有整齊的結構規律，而更像是某些音韻的殘存結構」。
- (20) 所謂較早之「重紐字」，乃扣除後起或誤入之「重紐」，可參見拙作（1997：11-29）。上古時期文獻材料，以《說文》所載爲較早、較完整，故所採用爲《說文》所載之「重紐字」，請同時參見拙作（1997：附錄 26-32）。
- (21) 個人曾就押韻現象來觀察，發現就相通情形而言，一等韻與重紐四等 > 一等韻與重紐

三等；二等韻與重紐三等>二等韻與重紐四等；普通三等韻與重紐三等>普通三等韻與重紐四等；四等韻與重紐四等>四等韻與重紐三等。（>代表關係較為密切）

文獻目錄

（說明：不分細類，一依作者筆劃為序；同一作者之著作，以發表時間為次）

- 丁邦新，1997，〈重紐的介音差異〉，《聲韻論叢》第六輯，台北：學生書局，P37-62。（該書係《第四屆國際暨第十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1995，台北：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所，以下同，不復說明。）
- 孔仲溫，1997，〈論「重紐字」上古時期的音韻現象〉，《聲韻論叢》第六輯，台北：學生書局，P245-283。
- 王 力，1957，《漢語史稿》，初版，1988，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見《王力全集》第九卷。
- 王士元，1988，《語言與語音》，初版，文鶴出版社。
- 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編，1989，《漢語方音字匯》，第二版，北京：文字改革出版社。
- 何大安，1991，《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》，二版一刷，台北：大安出版社。
- 李 榮，1973，《切韻音系》，初版，台北：鼎文書局。
- 李方桂，1971，〈上古音研究〉，《清華學報》新9：1、2，P1-61。
- 李如龍，1984，〈自閩方言論四等韻無-i- 說〉，《音韻學研究》1，初版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P414-422。
- 李新魁，1991，《中古音》，初版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1993a，〈重紐研究〉，《李新魁自選集》，河南：河南教育出版社，P46-98。（原載於《語言研究》1984：4：P73-104。）
- 1993b，〈論廣韻音系的三等韻〉，《李新魁自選集》，河南：河南教育出版社，P21-45。
- 1993c，〈近代漢語介音的發展〉，《李新魁自選集》，河南：河南教育出版社，P177-200。
- 孫宏開，1982，〈藏緬語若干音變探源〉，《中國語言學報》1，P269-298。
- 高本漢著，趙元任、李方桂合譯，1948，《中國音韻學研究》，初版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。
- 張賢豹，1985，〈切韻純四等韻的主要元音及相關問題〉，《語言研究》2，P26-37。
- 陳新雄，1994a，〈黃季剛先生及其古音學〉，《文字聲韻論叢》，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P1-46。
- 1994b，〈《廣韻》二百零六韻擬音之我見〉，《語言研究》2，P94-111。
- 1999，《古音研究》，初版，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。
- 陸志韋，1947，《古音說略》，收於《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》（一），1985，初版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黃 侃，1969，《黃侃論學雜著》，台一版，台北：台灣中華書局。
- 潘悟云，1998，〈三等腭介音的來源〉，《李新魁教授紀念文集》，初版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P97-105。

鄭張尚芳，1987，〈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、介音、聲調的發源問題〉，《溫州師範學院學報》第四期。

1996，〈漢語介音的來源分析〉，《語言研究》1996 增刊，P175-179。

（漢語音韻學第四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）

戴俊芬，1997，〈「重紐」現象演變研究—先秦至隋唐時期〉，（台灣）中山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。

瞿霽堂，1982，〈藏語韻母的演變〉，《中國語言學報》1，P250-268。

嚴學窘，1963，〈上古漢語韻母結構體系初探〉，《武漢大學學報》2，P62-83。